

除夕夜，缝纫声

文/林上军

小时候，乡村的供销社里，没有成衣可买；乃至县城的百货店里，布柜台内也尽是一捆捆长长的布匹，那时买布需要布票，每户人家数量有限；成衣都要自己裁剪缝制，或委托缝衣店制作。

我家有缝纫机，却也是稀罕的工业品，因为这机器也不是你想买就能买的。据说这台缝纫机是因为父亲的中庸之道得来的，那年头村里有甲乙两方争一台缝纫机指标，父亲既不在甲方，也不拥护乙方，结果父亲这个“渔翁”得利。

母亲会缝制机手工艺，全家衣裤缝制、缝补就不用拿到外面去了。

我印象中小时候我家买布匹的主要时间节点在入夏前、过年前。农村人叫买布为扯布。乡供销社虽有布匹，但品种花色很少。于是得花上一天时间，一大早从家里出发，步行2个多小时往县城百货店去购买，有时布票不够，还得向邻居借几张。

快吃晚饭的时候，母亲才提着重重的一堆布回到家里，回来仍是步行，当然有时也不止她一个人，往往结伴来回。那个时候路过家门口的公交已经有了，但考虑省钱，农村人一般是不会去乘的；何况班次少，有时人多就没办法挤上。

布扯回来后，母亲就开始比划着缝制衣服；由于平时还要做其他家务，缝制衣服只能见缝插针。家中兄妹5个，再加上父母亲，这一做至少得做7套衣服。由于母亲细心，做事动作较慢，所以我印象中每年除夕夜，当我们都入睡时，母亲还在缝纫机旁劳作。

早先时，家里还没电灯，母亲就把脸凑拢在缝针旁，借着煤油灯黯淡的光，费劲地缝制衣服。后来，电灯装上了，母亲在晚上缝制时，就让电灯泡垂到缝针边，眼睛不费力了，但年末一般仍要忙到除夕夜。

寒冬腊月，外面风声呼呼，全家其他人都酣然入睡，唯有母亲一个人为了让家中所有人都能在正月初一穿上“新袄袄”，还在不停地缝制衣裤。那时节，天很冷，手脚冻得不行，她就拿一只火铤，里面放一些炭火，偶尔去温一下。

上半夜，我们还能陪陪她，跟她聊聊天；到了下半夜，就只有她一个人在忙活。下半夜醒来，见她仍一丝不苟地缝制，我们劝她明天缝制也行，我们不一定在初一早上穿新衣服。她笑笑说，你们睡吧，正月初一动针不太好。

哒哒哒，哒哒哒，缝纫机的脚踏声不重不轻，时起时伏，就像催眠曲、摇篮曲，踩出关爱、温馨，让我们体会到母亲对子女、家人的

贴心、期望。

那时母亲筋骨很好，精力旺盛，很少见她打哈欠，但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有时听她说手指甲被针刺了一下，敢情也是因的因素导致。

为了安慰我们，让其他人安心睡觉，她还说除夕守夜不睡觉。

正月初一早上，当新春的曙光，从家门前的东山头升腾时，母亲的缝制活也做得差不多了，最多还在做一些缝纽扣之类的扫尾工序。

于是，我们起来时，每个兄弟姐妹都穿上了新衣服，高高兴兴地到邻居家拜岁、串门、聊天。如果没有母亲除夕夜的整夜辛勤付出，哪有我们农历新年第一天的喜悦心情、焕然一新。

母亲如今已九十多高龄，缝纫机退休也有好些年了，但好长一段时间，无论住到哪里，母亲总把缝纫机带在身边，前几年，她住进养老院，缝纫机虽不在身边，但它还是静静地摆放在她住过的房间里。

我们也不舍得这台用不上的老缝纫机，因为它的身上有一股暖流，有一种印记，我们看到它，眼前就会浮现母亲在寒冬腊月夜整夜为我们缝制衣服的情景。

团圆才是年

文/管淑平

在童年的印象中，过年就是一场伴着喜庆的神秘盛大仪式。每当进入腊月，年味便像慢慢发酵的美酒，日渐浓郁。那时候的我们住在农村，生活条件比较窘迫，于是过年就成为人们一年中最期待的时刻。

记得那时，母亲会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，搬出大木盆，开始浆洗一家人的衣物。当一件件衣服、一床床被褥，被母亲用手揉搓清洗干净，放在晾衣架上，又被阳光晒得暖烘烘、散发着肥皂清香，那种带着阳光的味道仿佛正是过年的前奏。父亲则会在集市上精心挑选红纸，回家后，用那支饱蘸墨汁的毛笔，一笔一画地书写春联。他写得极为认真，先是在草稿纸上练习，等写顺了手，便很端庄地扎好步子，趁势一气呵成写下对新年的祝福。

腊月廿三，糖瓜祭灶。奶奶会在灶台前摆上甜甜的糖瓜，嘴里念叨着祈求灶王爷上天言好事。用刚煮好的猪头肉和才买来的香火，以及做好了炸丸子、蒸花馍等点心作为供奉，用来招待灶王爷。等所有流程都结束了，这时，全家人才能享用，这是人们对过年的尊重。

除夕这天，一大早就被母亲唤醒，穿着崭新的棉衣，简要洗漱，迎来新的一天。一家人开始忙碌起来，贴春联、挂灯笼，红红的色彩瞬间让整个院子充满了喜庆。到了晚上，一家人围坐桌边，桌上的火锅咕嘟咕嘟地沸腾着，象征着红红火火的新年。父亲给我和母亲倒上两杯橙汁，然后又给他自己倒上一小杯酒。等母亲忙活完毕，父亲才慢慢地一边举起酒杯，一边讲述着过去一年的酸甜苦辣。那时的除夕夜，没有绚丽的烟花，没有精彩的春晚，却有着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温馨和欢笑。

如今，过年的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生活的节奏加快，物质的丰富让过年不再像过去那样需要长时间的筹备。超市里，各种年货琳琅满目，随时可以采购。年夜饭也可以在饭店预订，省去了繁琐的烹饪过程。科技的进步让我们可以通过视频通话随时与远方的亲人相见，但却少了那份久别重逢的激动和喜悦。烟花被限制燃放，除夕夜的天空不再如过去那般绚烂多彩。春晚的节目越来越精彩，可我们却常常拿着手机，心思被各种社交软件所分散。

然而，尽管过年的形式在变，但过年的本质从未改变。无论岁月如何流转，过年始终是家人团圆的时刻。远在他乡的游子，无论距离有多远，工作有多忙，都会想尽办法在春节前夕赶回家。因为他们知道，家里有亲人的期盼，有温暖的灯火，有熟悉的味道。

年夜饭的餐桌上，虽然菜品不同了，但那份浓浓的亲情依然不变。大家相互倾诉着一年中各自风尘仆仆的经历，分享着那些彼此不曾了解的辛酸苦辣。但所有的不快都会被过年的氛围所融化，会被相聚和团圆所融化。

在新年的钟声敲响的那一刻，我们依然会默默地许下心愿，小心翼翼地满怀憧憬。或许是希望事业有成，或许是期待家庭幸福，或许是祝愿身体健康。这些心愿，就如同点点繁星，成为来年我们奋斗的理由和勉励。

岁月的钟声，敲响在每个人的心间；过年，是亲情的纽带，将远方的游子与故乡紧紧相连。小时候过年，是简单而纯粹的快乐；如今过年，是便捷与丰富。始终不变的，永远是对团圆的期盼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正月初一年俗多

文/李维松

正月初一，俗称过新年。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，家里、村里、街头巷尾充满喜庆祥瑞之气。循俗，“年卅夜睡得迟，正月初一起得早”。早起的家主开门第一件事是燃放炮仗，俗称“开门炮仗”，寓驱邪、“早升早发”之意。村里热闹起来，新的一年真的开始了。

放开门炮仗后，便是请神祭祖。明嘉靖《萧山县志》载：“厅宇设供，焚楮币，拜天地祖宗，少长序拜。”先请天地菩萨，焚香，供汤团、水果、茶酒等祭品，由家主主祭，迎春接福，叩谢天地。农耕社会靠天吃饭，离不开天地菩萨护佑，体现乡人朴素的自然崇拜。接着请灶司菩萨，在灶司神龛前放汤团3盘、水果3盘，点烛焚香，恭拜。灶司菩萨是护佑一家平安福祉之神不敢怠慢。然后祭祖，在堂前摆祖宗牌位，挂祖宗

画像，供汤团，点烛，按长幼次第跪拜，敬酒焚锭，谓之“家祭”。

早餐吃汤团，杂以少许年糕丁，取“年年高升，合家团圆”之意。年夜饭当家女人就搓好了汤团，一粒粒盛在粉桶里备用，年糕丁同时切成。汤团煮好敬神祭祖后，第一碗盛给爷爷奶奶等长辈吃，第二碗当家男人亲手送到当家女人手里，以示对家庭主妇的敬重。旧时，乡人称正月初一为“敬妇日”，忙碌了一年的当家女人这天不用洗衣煮饭，不用喂鸡饲猪，家务活皆由男人来做，享一天难得的清福。

清范寅《越谚》云：“正月初一穿，三十日夜吃。”正月初一最抢眼的新气象，就是穿一身新衣服。“俗尚勤俭，惟元日必美衣而游，除夕必佳肴分岁，贫富贵贱皆同。”（明嘉靖《萧山县志》）平时

忙忙碌碌，舍不得，也穿不起新衣，正月初一了，将上年积蓄所做的一套新衣穿上新一下。倘若全家都穿上，当家人有脸面。没有新衣，从箱子底下找一套较新的旧衣穿上。无论怎么困难，必设法给孩子做新衣。孩子天天盼过年，就是盼有新衣穿、有猪肉下饭吃。

早餐后，家里晚辈对长辈行拜年礼，致祝福语，长辈则答以教诲和祝愿。有的大族举族到宗祠，打开平时关闭的宗祠正门，在享堂挂世系图和祖宗画像，拜祭列祖列宗，谓之“族祭”。有的家族挑上看馊鱼盘到先祖坟前祭请，称“上年坟”。“家祭”“族祭”均称祭祖，体现乡人的祖先崇拜。

正月初一禁忌甚多。忌喝稀饭，怕日后缺粮喝清汤；忌扫地倒垃圾，怕扫掉财气，倒掉运道；忌

倒马桶、夜壶，怕亵渎神灵；忌动“快口”即禁止使用刀具，避免新年里带“凶”；忌打骂小孩，忌吵架，忌说不吉利话，等等。平日有芥蒂、不交往的人，正月初一相逢亦笑脸相迎，凭着新年的祥瑞之气，将说不清的恩怨不知不觉消泯。讨饭子上门乞讨，必比平时慷慨。正月初一不做客。傍晚，家家提早吃晚饭，提早把鸡鸭腾进窝，大人小孩睡得比平时早，俗称“腾鸡窝”，喻催促早睡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随着社会进步和物质丰富，正月初一的传统过法渐渐发生变化。例如，一些禁忌和繁复祭礼淡化，出现村干部带领共青团员和民兵，敲锣打鼓给英烈军属、五保户拜年等新事。然而，喜庆祥和欢乐的年俗主旋律不变。

童年的压岁钱

文/陈伟雄

新年到来，看到孩子们兴奋地收红包、拆红包，总会引来一阵阵欢声笑语。人到中年，我虽不像儿时那样对压岁钱充满期盼，但那份久违的温暖和幸福感依然会涌上心头。

20世纪80年代，虽然物质不丰富，却有浓浓的年味儿。记得年前那几天，家里总是格外忙碌。母亲忙着打扫房间，父亲忙着准备年货。我也没闲着，帮忙贴春联、贴花窗。忙到年三十，总算停歇下来，全家人坐在一起吃起了团圆饭。这个时候最期盼的事，便是等待母亲给我发压岁钱。只见母亲从衣柜里，拿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红纸包，轻轻递到我手上。那纸包里装着两张崭新的带着油墨香的钞票，虽然数额不大，也就20元，

但对我来说却是沉甸甸的。那时候家里经济很困难，母亲在帽厂做临时工，一个月才30元，父亲身体不好，不能干体力活，家里基本靠母亲一个人操持。生活的重担让她显得格外瘦弱却又无比坚韧。即便如此，每年除夕夜我都会收到她给我的压岁钱。接过压岁钱的那一刻，我的心里总是五味杂陈。一方面我为拥有这份“财富”而兴奋，另一方面又深知这些钱是母亲从日常的节衣缩食中一点点积攒下来，每一分都凝聚着她的汗水与辛劳。因此，我总是小心翼翼地要将压岁钱收好，舍不得花。

压岁钱不仅仅是物质的给予，更是寄托了母亲对我的期望。我每年收到的压岁钱并不都一样，也会有多的时候。如果那一年期末考试成绩好，压岁钱就会多几块，算是对我的奖励。曾

经年少不懂事，以为只要得到高分，就能拿到更多的压岁钱。有一次，我把数学成绩从70分偷偷改成了90分，原以为这样可以骗过母亲。没想到那年班主任来家访，让这件事情露了馅。母亲知道后，没有立即指责我，而是流着眼泪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孩子，你知道家里供你读书不容易，希望你珍惜机会，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”听了母亲的话，我既感到羞愧，又非常感动，便暗暗下决心要好好学习，不辜负母亲对我的期望。

这些压岁钱，一部分我存了起来，一部分用来买书。那个年代一本书也就几毛钱，但窘迫的我只能摸只能看，却没钱买。只有拿到压岁钱后，我才能理直气壮地跑到书店挑选自己喜欢的书。《小兵张嘎》《地雷战》《地道战》《鸡毛信》这些当时深受欢迎的小人书，都成了我的收藏品。稍大一些，我开始购买《少年文艺》《儿童文学》《安徒生童话》。这些书，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精

神的盛宴，是心灵的灯塔。每当夜深人静时，我便悄悄翻开书页，让文字带我穿越时空，与书中人物同欢喜共悲伤。那些夜晚，灯光之下的书页泛着温暖的光泽，不仅照亮了我的房间，也照亮了我童年的梦想。

压岁钱以一种最朴素而美好的方式，滋养了我的灵魂，让我在书海中找到了自我，也在幼小的心灵里埋下文学的种子。随着父母收入的提高，家庭生活条件的好转，在后来我读中学的那几年里，压岁钱的数额逐渐增加，但无论数额多少，那份来自母亲的爱与期待始终没变，一直激励着我不断前行。如今我早已学业有成，并成长成为一名教育工作者，我一直笔耕不辍，没有放弃自己的读书写作梦，没有辜负母亲给我发压岁钱的美好期待。

感谢童年的压岁钱，在那个贫穷的岁月里，不仅给我带来了期盼和美好，也教会了我感恩，教会了我珍惜，更教会了我如何去爱。